

大家点评

深情的回顾
全镜式的展示

——邹元辉的长篇小说《历程》
研讨会发言摘要

上个月,本市作家邹元辉的长篇小说《历程》在北京成功召开了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社主办。

作为2017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的扶持项目,小说《历程》是邹元辉历时两年多时间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完成的。小说以国有企业江南炼油化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为主线,在40年跨度中围绕两个家庭、两代人的炼油梦、科技梦、强国梦,全景式展现了不同时代的产业工人在坚守中突围、在突围中奋进的故事,表现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理想、情操,表现了他们在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坚韧与执着、豪迈与深情,颂扬了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无私奉献、锐意进取的高尚情怀,同时也刻画出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该作品现正在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邱华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是中国作协引导组织作家积极投身“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小说《历程》则是作家长期践行“深扎”,用创作回报人民的一个突出成果。正因为邹元辉能够走出书斋,充分调动脑力、眼力、笔力、脚力“四力”,才能够把宁波这个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各种生活经验,提炼、呈现为如今我们看到的新鲜独特的审美形式。

彭学明(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

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是中国作协的一个工作品牌,邹元辉创作《历程》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作协持续开展“深扎”活动的一个缩影。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现场即兴朗读了小说第33页和第60页的内容,这是两段景物描写。)现在很多小说读来无趣,缺乏美感,这可能因为作家在创作中忽略了两方面感知能力。一方面是孩子般的对生活的惊喜感,另一方面是浪漫和诗意的情调。元辉的这两处文字表明,被一般人忽略的东西,他会定睛观察,甚至去欣赏它,在写作中赞美它。这样充满诗情的笔触,让人感觉温暖,是一个诗性气质的作家应该具备的眼光和表现力。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对这部小说的第一以及突出印象是“清纯”——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另一副面孔。虽然是“70后”作家,但邹元辉在创作中继承、传承着前辈传统的精神姿态,作品中具有强烈的国企情结。作者把他的情感化到整个小说中间,也构成了小说的一个基本主体,更试图把国企的发展放在一个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思想观念上与中国新中国以来的工业题材创作一脉相承。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作品选取的是一个大背景,但进入的是一个小小切口。《历程》有着话题上的广大和宽阔:中国工业尤其炼油厂的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前工业的艰难上马和建设者的艰难转型,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环境制约和思想发展的矛盾等,40年中几乎所有境遇均有反映,具有很强的“史的价值”。同时,对有历史感、重量感的事件的变迁,作者用一种具有贴近感的方式赋予个体身上,使之成为他们的经历,进而成为他们的个人历史。

徐可(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小说从1975年一直写到当下,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囊括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是新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其写作难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对所写题材熟悉、专业,不说外行话,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读《历程》,明显感觉到作者对炼油企业的熟悉。作者从18岁进厂一直工作到现在,不但身在其中,而且是悉心地去了解自己所在的环境,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深入的采访。

陈涛(文学博士):

邹元辉创作这部作品非常艰辛,在他身上看到了信仰对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支撑。元辉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首先是对文学的信仰,他对文学的执着和热忱非常打动我。其次还有对正气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呈现充满正能量的气象。

新片点击

擦亮神灯,找回自己
——看影片《阿拉丁》

郁妍捷

故事男主角阿拉丁和女主角茉莉公主在这部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阿拉丁》中相遇得很偶然,相知相爱得也很迅速。事情发生在阿格拉巴城中一个干燥的白天里:很早就父母双亡,缺乏良好教育,每天只能在闹市中靠小偷小摸混口饭吃的穷苦小子阿拉丁,这天上午刚刚带着自己的猴子伙伴阿布躲过了城中巡逻卫兵的一次抓捕,却意外在街角口撞破了富商老板的拙劣把戏——他正诬赖好心给饥饿百姓换吃的茉莉偷了自己的手镯。当时并不知晓茉莉真实身份的阿拉丁,只是单纯凭着自己的善良替美丽的姑娘解了围,顺便戏弄了富商,又依靠自己的智谋、对城市地形的熟悉和灵活矫健的身手,拉着茉莉越过屋顶,跨过栅栏,钻过晾衣杆,再一次化险为夷。一路惊险刺激的逃跑,让茉莉对阿拉丁这个市井小偷另眼相看,而误会茉莉只是公主身边侍女的阿拉丁也对眼前这位勇敢的女子一见倾心。原本互生好感的两个人愉快地在阿拉丁自己布置的破败房屋里聊着天,竟因为调皮的阿布偷偷藏起了茉莉的手镯,令阿拉丁被冤枉,而导致两人不欢而散。已经喜欢上茉莉的阿拉丁趁着夜色赶去皇宫,除了向茉莉当面送还手镯,还想向茉莉解释,试图改变她对自己“流氓无赖”的看法。

然而,阿拉丁扮成侍从骗过守卫见完公主后,却被阴险的宰相贾方逮了个正着。从贾方口中得知茉莉的公主身份后,阿拉丁为了能配得上公主,得到宰相口中富可敌国的财富,他还是听从了贾方的安排来到了沙漠深处的奇迹洞,寻找一盏“普通”的煤油灯。可惜在最后关头,阿拉丁还是被贾方算计跌落洞中,幸亏阿布乘乱从贾方的腰包里偷出了那盏灯,意外召唤出了住在其中的灯神精灵,还得到了一张魔毯。在灯神与魔毯的帮助下,阿拉丁回到了阿格拉巴,不仅与茉莉公主一起踏上了寻找真爱的冒险之旅,还帮助茉莉和老苏丹解决了贾方的狼子野心。

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老童话了,因而和多数迪士尼动画一样,基本上是一个集爱情与拯救国家为一体的俗套的政治正确影片。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类型片的老底子架构下,导演盖·里奇还是装进了社会和时代的背景,试图来探讨人的复杂性,又把各种友情、亲情、爱情放置在某些极端的、不安的处境中,配合丰富多彩的色调,营造出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夸张的戏剧张力,并且让“我是谁”这个哲学中的永恒话题重新被注入到《阿拉丁》的世界里,让每一个晃动在阿格拉巴不安的灵魂开始自省,开始找回最初的自己。这样看来,影片《阿拉丁》里的一些俗套就很招人喜爱了。

比如,痞痞的阿拉丁终于放弃了“阿里王子”的面目:一开始按照阿拉丁的第一个愿望,灯神精灵为他重新设计了一套白袍的行头,捏造了一个阿拉布瓦国阿里王子的假身份,自己则化身王子的侍从,让阿布变成了大象,让沙漠里的黄沙变成了他们的护卫与贡品。阿拉丁顶着假的身份,骑着假的大象,带着假的随从,与茉莉公主见了面。从小被街坊邻居瞧不起的阿拉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百姓的爱戴,从最初的不适应,到感受到王子身份带来的各种便利与好处,尤其是得到公主的爱慕后,他更渴望成为人上人,更希望能享受到大家对他的崇拜。他甚至要求精灵,不要再提起自己以前是阿拉丁身份的事情,也不愿意同茉莉公主说明真相。面对精灵善意的提醒,阿拉丁还拼命狡辩,企图说服自己永远做“阿里王子”的正当性。直到被贾方抢走了神灯,发现茉莉和老苏丹被贾方挟持,善良才重新占据了他的心。他与精灵默契配合,将贾方变成精灵困入灯中,他也向茉莉公主讲明了自己就是小偷阿拉丁的实情,更履行了自己最初的承诺,用最后一个愿望让精灵重获自由——

在财富中迷失自我,又甘愿放弃财富,找回初心,这颗未经打磨的钻石终于散发出晶莹耀眼的光芒。这是真俗,真套路,同时也真的很美好。又比如,美丽的茉莉公主终于决定实现自己的抱负,活成“自己想活成的样子”。在电影中,茉莉公主一改原来童话中只顾等待着爱情和命运的垂青,从小就为接替自己父亲,成为新一任苏丹做准备。“你还是做好花瓶吧”——贾方的一再阻止与父亲的犹豫不决,还有国家法律中一条“只能嫁给王子”的规定,使茉莉公主的生活时常处于与各国王子的“相亲”中。而父亲被贾方控制的遭遇和将军哈金不得已的投降,一下子点燃了潜藏在茉莉心中的火焰。在押解的半途中,她终于推开了士兵的手,也推开了王子、爱情之类的陈规陋习的捆绑。她昂首挺胸地走向宫殿,虽然她手上没有武器,但看得出她的内心已经褪去了华丽的盛装,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踏上消灭邪恶也是实现自我的旅程。茉莉公主终于如愿成为了阿格拉巴的女苏丹,与阿拉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是真俗,真套路,同时也真的很美好——故事因为丰满了茉莉的人生经历,也让电影集女权与平权于一身。

于是,热血与青春,魔法与神话,果敢而美丽的公主,善良又聪明的小偷,滑稽却忠臣的精灵,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在擦亮神灯后,飘扬到了阿拉伯的蓝天与沙漠之中。

艺谭语丝

书法或绘画的“师法舍短”的另外一层意思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会有新的审美情愫的萌发和介入,不断会有新的尝试以适应新的要求。当过去的模式已经不时髦了,彼时的一些特点可能就是此时的短了。师法舍短,如果不是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法”还是要学的,基础还是要的,基本功也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否则就脱轨了;但必须注入当下的元素,提炼当下群体审美愉悦的集体无意识,形成新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实,“时代特征”都是后来追认的,这是对成功者的一种褒扬。

司马雪

三江艺谭

责编乐建中 美编徐峭
2019年6月2日 星期日

投稿 E-mail: jz@cnnb.com.cn